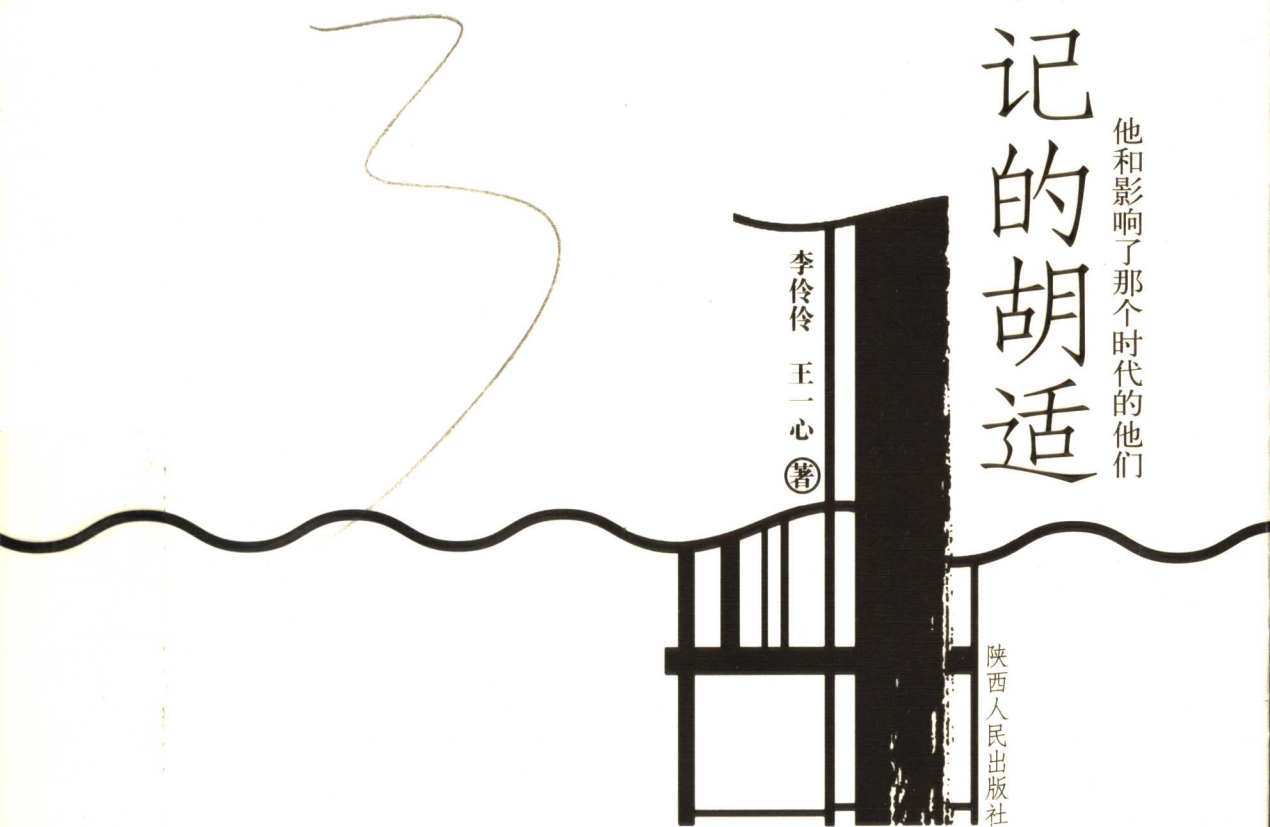


日记的胡适

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

李伶伶 王一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K825.4/87

2007

日记的胡适

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

李伶伶

王一心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记的胡适/李伶俐. 王一心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24-08181-7

I. 日… II. ①李… ②王… III. 胡适 (1891~1962) —日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4960 号

日记的胡适

——他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他们

作 者 李伶俐 王一心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大厂书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22.5 印张 1 插页 34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181-7

定 价 29.80 元

序

目前所见到的胡适日记,是他自1906年2月13日开始写的,而结束于1962年2月21日,时间跨度长逾半个世纪,总字数粗估在250万以上。

胡适开始记日记时已虚龄16,并不算早,比他早的人还多;他的最后一篇日记记于逝世前三天,也肯定不是丢笔最迟的人。可是世上像他这样记日记坚持了这么多年的,却如凤毛麟角。任何一个普通人,若能以自己一辈子的时间来写一部日记,即便没有意思,也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那永远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历史著作。何况以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能留下这么一部煌煌巨“记”,意义自然更非寻常。胡适又是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也是个有情有义、有趣有味的人,所以他写的日记,字面固然饶有意思,行间也很有些意味。这便是我们要写《胡适的另一面》、要从日记看胡适的原因了。读者在这里也将看到一些在胡适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中难得一见的事情与景观。

胡适因为很早就“暴得大名”,虽然他为人的谦和,与一般名流相比,已相当难得地算是没有架子了,可是名士习气,终究难免一点不沾。他是如曹禺笔下的四风“知道自己是漂亮的”一样,知道自己在中国历史上是要占一席之地的,所以他在许多时候、做许多事情时,都表现出为留“清名”而有意识地做准备,比如对待他的日记。

常情下，一般人对自已的日记总是锁之唯恐不牢、藏之唯恐不深的，而胡适却将他的日记屡番出借，虽然有所选择，总是日记史上少有的景观，这种做法也不都被人视为“无话不可对人言”的坦荡。鲁迅就曾批评晚清的著名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缺点之一便是“生前给人传阅”。

胡适在日记中，总是不惮烦琐地在人名之后缀以“先生”字样，恐怕不是为了“慎独”，而是为了防止一朝公诸于世，给人留下对人不敬的印象。可见胡适记日记不是单为自己备忘，以及出于自我倾诉的需要。对于这一点，胡适在日记中也曾夫子自道：“日记必须较详细，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过略的日记，往往别人不能懂，有时候自己也看不懂。”不仅要让别人懂，更仿佛让别人懂要比叫自己懂还重要些。有天胡适在病中读《越缦堂日记》，因有诗曰：“五十一本日记，写出先生性情；还替那个时代，留下片面写生。”这当然是胡适日记观的绝好反映。

要而言之，本书不是一本研究日记的书，也就是说，本书不是研究胡适日记的书，而旨在研究胡适这个人。虽说要研究胡适这个人，不可能不研究他的日记，何况本书又是借助人物的内心独白，张望他半开的心灵之窗，是从日记的视角来打量日记的主人，但目标毕竟是人，是在日记中，由对人处事、性情脾气、态度心思、爱憎好恶、大节琐细等等拼接成的一个生动的、矛盾的、真实的人。

王一心

目 录

澄衷学堂纪事 / 1

人生导师二哥嗣桓 / 1

与总教的一次冲突 / 4

善待偷书同学 / 6

与王云五的桃李情 / 9

少时荒唐,王云五从旁相劝 / 9

荐王,是对还是错 / 14

得任北大教授,全凭蔡元培慧眼 / 21

资历最浅但月薪最高 / 22

勤工俭学运动中现分歧 / 26

不满学潮风波 / 31

平息“讲义费风潮” / 35

“挑唆”和“蛊惑” / 40

被“民盟”开除了 / 44

与马寅初是君子之交,还是密友 / 49

亦生亦友傅斯年 / 55

差一点被“轰”下讲台 / 55

学术上的相互影响 / 57

政治上的共同进退 / 62

极尽褒奖与夸赞 / 65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 / 67

“二十年不谈政治” / 67

大骂法国人“不要脸” / 70

绞刑架下施援手 / 73

与辜鸿铭,道不同而以君子待之 / 77

思想早有分歧,继而笔墨交锋 / 77

辜鸿铭要到法院告胡适 / 80

“君子和而不同” / 81

沉默以对鲁迅的讥语 / 85

一个冷峻一个温和 / 85

短暂的交谊 / 86

做“和事佬”却不讨好 / 89

对苏雪林漫骂鲁迅不以为然 / 92

被“好人政府”伤了心 / 95

“好人”组成“好政府” / 95

“好人政府”成立又垮台 / 97

“好人政府”不好人 / 100

最爱的朋友丁文江 / 103

“大哥”似的关怀 / 103

共同“谈政治” / 106

受丁连累,也做了“走狗” / 111

丁文江客死他乡 / 114

骨骼峭立的《丁文江的传记》 / 116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 / 119

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 / 119

抗议修正优待清室条件 / 124

与陶行知:两个安徽佬 / 127

同投杜威门下 / 127

“小先生运动”的由来 / 129

同被通缉却形同陌路 / 132

“新诗”驳“新诗” / 135

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 / 139

旧剧：改良还是废除 / 139

“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 / 142

送梅登船 / 144

“梅博士拜谢胡博士” / 147

为梅访欧出谋划策 / 150

永远的怀念 / 153

与郭沫若，文人相轻 / 155

大度平息争论 / 155

终未做成朋友 / 159

证明婚姻是否美满非关女人脚小 / 163

订下娃娃亲 / 163

婚前想见新娘而不得 / 166

称职又有个性的小脚妻子 / 170

“占了便宜”的婚姻 / 175

绽放在异国的精神之“恋” / 181

开始于“狂狷”的交谈 / 181

相会还是幽会 / 185

信来信往伴终身 / 188

陈衡哲：胡适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 189

情感开始于文字游戏 / 189

裹足不前斩断情丝 / 192

难忘佳人借诗咏情 / 195

一篇小说暗含玄机 / 197

一场婚外恋，湮没在刀光之中 / 201

爱上小“表妹” / 201

幽会于西子湖畔 / 203

烟霞洞中的神仙眷侣 / 207

又一次相逢 / 211

难忍相思苦 / 212

屈服于妻子的菜刀 / 215

“表妹”要去当尼姑 / 217

难解徐志摩“八宝箱”之谜 / 219

诗人殉难 / 219

两个女人的争夺战 / 220

“一笔糊涂账” / 225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 / 229

热河失守劝张辞职 / 229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 / 234

“汉卿这祸真闯得不小” / 239

管梁宗岱的“闲事” / 241

两个性格犯冲的“兔子” / 241

助梁妻打离婚官司 / 243

芥蒂一生难消 / 246

曾因孙中山,惹出多少事 / 249

赞《孙文学说》,驳“大炮”之讥 / 249

同情陈炯明,使孙中山恼火 / 252

对巨资建中山陵略有微词 / 255

毛泽东说,将来给胡适恢复名誉 / 261

图书管理员 / 261

赞同毛的想法 / 263

“自修大学”的来历 / 265

劝毛“放弃武力” / 268

被蒋介石“请”当“总统” / 273

被蒋扣上“反党”的“帽子” / 274

力争做蒋的一个诤友 / 277

应蒋召唤出任驻美大使 / 280

- 推掉了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之职 / 282
- 差点儿当了一回总统 / 285
- 内战中赴美游说 / 292
- 反对“总统”连任 / 293
- 宽以待子的父亲 / 299
 - 思杜——思念杜威 / 299
 - 顽劣小儿慈爱父 / 303
- 吴国桢隔海骂战,胡适皮里阳秋 / 307
 - 往来少而看法近 / 307
 - 胡对吴的态度因人而异 / 309
- 《自由中国》不自由,心牵“雷震案” / 313
 - 胡、雷合作“自由中国运动” / 313
 - 不想当《自由中国》的“发行人” / 316
 - 坚辞“发行人” / 319
 - 《自由中国》越来越不自由 / 322
 -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 324
 - 雷震被捕入狱,胡适态度意味深长 / 327
- 对幼年余英时的聪明不以为然 / 331
- 像照顾子侄一样对待张爱玲 / 333
 - 反常地将张爱玲的信粘在日记里 / 333
 - 高赞张爱玲的《秧歌》 / 337
 - 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 / 339
 - 见了最后一面 / 341
 - 又做担保人 / 344
- 后 记 / 349

澄衷学堂纪事

1904 年春天,14 岁的胡适离开故乡,到上海去念书。他先进了父亲最佩服的朋友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次年又进了宁波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胡适一生五十余年的日记生涯,就是从澄衷学堂开始的。

人生导师二哥嗣柜

胡适共有三位哥哥,是同父异母生的。大哥嗣稼比他大 22 岁,比他母亲冯顺弟还大两岁,在母亲嫁给父亲铁花先生后三天,大哥就娶亲了。胡适的二哥嗣柜与三哥嗣桮是一对孪生子,比他母亲小 4 岁,比他大 16 岁。

虽然父亲身后的家庭理应他母亲地位最尊,但实际上她在家里得处处看人眼色行事,时时忍气吞声。胡适小时候就常常早晨在床上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虽然随即总有人到房里来赔不是。

年轻的寡母因为生活的悲酸,于是深望儿子能读书成名,在那时叫“嗣糜”的胡适读了好几年家塾之后,她想他出门求学,有天趁着他二哥三哥都在家里,便向他们试探道:“糜今年 11 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嗣柜一言不发,嗣桮冷笑道:“哼,念书!”母亲忍气坐了一会,才回到房内独自垂泪。

由彼此的这种关系状态,以及胡适兄弟间年龄相差过大,加上父亲过世时,胡适才 3 岁零 8 个月,而这 44 个月里他也并未



澄衷学堂创办人叶成忠



胡适母亲冯顺弟

一直在父亲身边。所以在胡适少小的心目中，极可能父亲倒像是慈祥的爷爷，而他的哥哥们则像威严的叔叔伯伯。

胡适的父亲死后，家里只剩几千两存款，靠存在同乡店里生息过日子。后来店家倒账分摊，胡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胡适的大哥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三哥身体不好，所以店业生意全靠嗣柜打理，家里的财权也就掌握在嗣柜手里。母亲要送儿子出外读书，自然要靠他供给学费，所以求他。

虽然嗣柜当时不曾答应母亲，毕竟也未明确不答应。何况父亲的遗嘱中有“糜几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之语，故而两三年后，胡适的三哥因肺病严重，要到上海治疗，这回嗣柜同意让胡适同行。

在胡适眼里，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生意渐好。先是在上海南市开了一个公义油栈，后来又吸引他的同学朋友把积蓄存在他的店里，合伙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他二哥与三哥都在梅溪学堂的前身梅溪书院读过书，胡适入梅溪学堂也与此有关。嗣柜不仅有才干，有文化，也有见识。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期间，常到二哥的店栈里去看他，将学堂里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取他的意见。嗣柜对此也似颇有兴趣。

1906年4月7日

回栈省二兄。二兄为余言学生开会之不合理，反复辩论，惟谓学生者，惟自治会可开，然恃会而自治，其自治之精神亦微乎微矣。

1906年5月13日

返栈，省二兄，二兄为予言办事之要素，及旁论今昔办事之难易，并纵论宋明儒之得失。



胡适父亲胡传(字铁花)，曾在台湾做官

又一天(1906年4月15日)，胡适去见二哥，说他打算翻译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 (《世界史纲》)，嗣柜不以为然，说：“你不如把这时间用来散步和运动，聚集精神以备将来。否则照此付出的多，吸取的少，长此以往，脑力会萎缩的。而且你既然能译，说明你已经懂了这本书了，再翻译，还是这本书的内容，不如用这个时间去读其他新科学书来得收益大，何必虚耗宝贵的时光呢？”胡适听从了二哥的劝阻，虽然过后仍不免技痒，时有译书的念头冒出。

1906 年 5 月 8 日

余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甚切,当译之。

1906 年 7 月 25 日

程君士衡读之 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 (卡彭特的《地理读本》)一书,乃卡氏周游世界时记行之书,甚详尽,且文理亦浅显,因拟与程君合译之。

综观胡适一生,译著不多,原因大概在此。

嗣后对胡适不仅在学业读书上有所教益,对于修身处事也时时予以指导,实际担起了父亲角色的责任。而少年的胡适正求知若渴,也正有强烈的自省自警自新意识和需求,二哥正好成为他旁人难以替代的人生导师,对胡适的一生都发生影响。

1906 年 5 月 20 日

返棧,二兄为余言好名之病,复以朱子《近思录》授予,命予玩味之,谓当择其切于身心处读之……

于是,他在其后的日记中便痛责自己的“好名”,说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06 年 5 月 28 日

是夜宿棧中,二兄语吾“《新民丛报》六号所载《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一篇,足为尔药石,盍取而研究之?”二兄复以《二程粹言》二册授予,令玩味之。

1906 年 5 月 31 日

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己。

胡适进澄衷学堂也与二哥有关。

叶成忠办澄衷的目的本来是要使宁波籍的贫寒子弟受教育,后来学校规模增大,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就学的学生也就不限于宁波人了。澄衷的总教叫白振民,是二哥的同学,他看到了胡适在梅溪学堂的作文,就劝胡适进澄衷学堂。胡适当时正因偷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不愿被学校选送到上海道

學界用
丙午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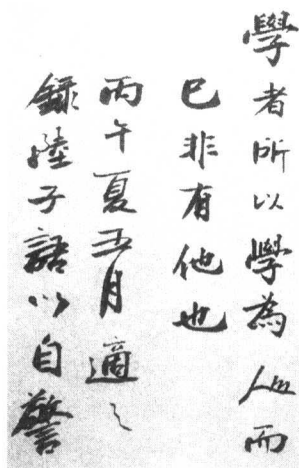
自治日記

胡洪驊

澄衷学堂日记扉页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一	算術	算術	算術	算術	算術	算術
第	二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體操
第	三	倫理	倫理	倫理	倫理	倫理	倫理
第	四	歷史	歷史	歷史	歷史	歷史	歷史
第	五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第	六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第	七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英文

胡适在澄衷学堂时的
课程表



胡适初入澄衷学堂时,《日记》内封自题手迹

衙门去参加毕业考试,于是就离开梅溪而入澄衷了。而如果二哥的思想不新,不愿胡适为此丢弃即将到手的梅溪学堂的文凭,胡适是不会也不敢擅自行动的。

澄衷学堂共有 12 个班级,前六班相当于中学,后六班相当于小学。班级称为“斋”,课堂分为东西两排,最高的一班在东边,即叫“东一斋”,第二班在西边,称“西二斋”,依次类推。胡适刚入校时被编在第五班(东三斋),下半年升入第三班(东二斋),次年上半年升入第二班(西一斋),并做了班长(每斋有四个班长,胡适相当于副班长)。

与总教的一次冲突

胡适因白振民而入澄衷,却与白振民不合,甚至有过一场不愉快。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但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事情是这样的: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回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骅,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骅担其责。”说完就走了。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请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骅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

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骅一个字，可证也。”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骅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昨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柜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柜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了，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嗣柜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骅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至此也就更加轻视白振民。他在日记中写道：

1906年5月19日

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白振民争到了面子，胡适自然也就失了些面子，刚好嗣柜又

有信来，“谆谆以轻妄相戒”，胡适即把信拿给同学们传阅，实际上带有告诉大家他妥协的真正原因的意思，也是为了挽回一点面子。但经一事，长一智，胡适在二哥的一再教导下，对自己也进行了一番反省，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痛责自己一生有好名、卤莽、责人厚三大病根而欲痛改。

胡适与白振民冲突这件事，给了胡适不少收益——虽然此事并不能完全改变他性格中的耿直成分。事过方两月，那位余成仁同学又有事得罪白振民，胡适在日记里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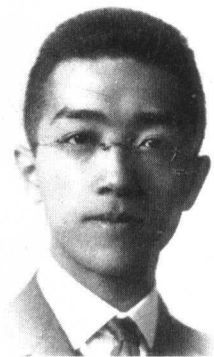
1906年7月16日

今日暑假谒圣后，学生皆出校矣，忽见一牌示谓“余成仁既自命太高，应听其别择相当者入之，下学期毋庸来校”云云。盖昨日事之结果也。成仁往询其“自命太高”之语何所见而云然？白振民曰“即使汝不如此，则作为我恭维汝之语可也”云云。

胡适日记对这件事语焉不详，十来天后，他的一部“澄衷日记”也结束了。25年后，胡适作自传《四十自述》，中间有段写道：“我在西一斋做了班长，不免有时和学校办事人冲突。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那个被开除的同学，很可能就是余成仁，他是胡适当时“最相契”的六个同学之一。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到白振民，并无指责之言，倒不乏赞扬之语，比如他写道：“澄衷……还有一桩好处，就是学校办事人真能注意到每个学生的功课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虽不教书，却认得个个学生，时时叫学生去问话。”对于白振民记他大过，他也不说白公与不公，而这样写：“我……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只是“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胡适笔下这样宽容，固然可以理解为事过境迁、心平气和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胡适已很懂得论人要持平和客观，而欲做到这一点，先得要如二哥当年教导他的“以圣贤自期”。

善待偷书同学

胡适于1906年4月1日晚上在棋盘街买的一本迈尔所著



学生气浓重的胡适

《通史》，第二天就失踪了，同室的张美品同学的四册《新民丛报》和一本化学书也忽然不见了。当时学校里图书被窃的事屡有发生，胡适在日记里分析是学生所为，并写道：

1906年4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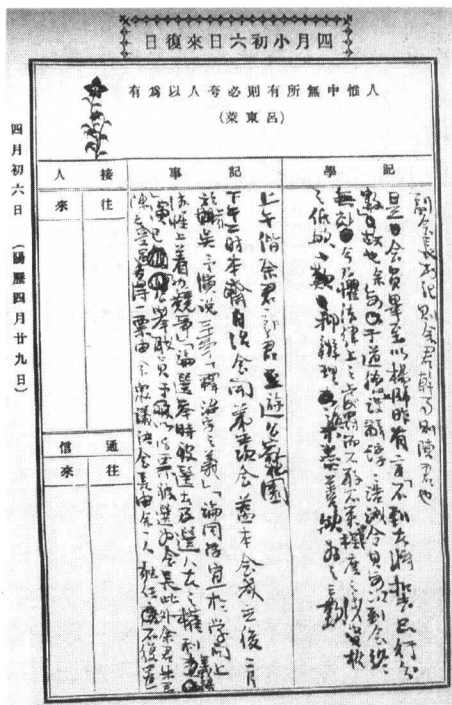
以学生之资格而作此等下流之事，可哀可笑。

胡适的书是另一个班的同学偷的。那位同学那天曾请了病假睡在胡适他们宿舍内，因而引起舍监的怀疑，于是将他的钥匙骗

来，背地打开他的行篋，胡适及张同学的书果然都在里面！而张同学盖在书上的图章竟然都被撕去了，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其用心亦良险矣。”可是胡适转而想到，偷书那位同学才只11岁，“知识未定，似尚在可原之例。”可见胡适为人的宽厚。

晚饭时胡适与那位同学相遇，对方转身就走。胡适见他“面赧赧然”，认为是有羞耻心的表现，于是叫住他道：“你不愿见我，足见你的性灵没有完全泯灭，我很高兴。只是你前天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大错误。我失去的是一本书，而你失去的却是一身之名誉。书可以再买，名誉一坏再洗也洗不干净了，这是无形的损失。我失去的书只值两块钱，而你的举动若被发觉了，严重的要被开除出校，半年学费就损失了。害别人一分，而害自己十倍百倍，你难道乐于这样吗？”说得那位同学心若有所动。

由此看来，此时的胡适虽然年龄不大，处置这种异常事情已很妥当，也很会教育人了。并且他在日记里记述这件事时，还将那位同学的姓名隐去了。



胡适在澄衷学堂时的日记手迹